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孫祖燕校

丁立誠校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五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二

華夏

自遣唐使罷至朱雀帝承平五年吳越王錢元瓘遣使蔣承勳
 來饋羊數頭其明年承勳又至左大臣藤原忠平附之贈書村
 上帝天歷元年吳越王錢俶又遣蔣承勳致書於左大臣藤原
 實賴實賴答書有南翔北嚮難增寒溫於秋鴻東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之語七年吳越又
 遣蔣承勳致書右大臣藤原師輔師輔報書有云人臣之道交
 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楊億談苑云吳越錢氏多因海船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卷有錄而
 多關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屬書於其國王送黃金五百兩求
 寫其本盡得之云云據此則當時實附海船通信此蔣承勳頻
 年屢至亦係賈然商務大通唐物屬聚特設唐物使一官駐於
 人非專使也

筑紫以檢查真贋

初唐舶貨至皆特遣中使檢點錄上延喜新式太宰府上奏客至乃遣藏人先檢查貨物

而後更遣出納司辨給價值府官仍以上奏醜醜帝時又禁賈

估之不由官司私相交易者有商人以孔雀至醜醜獻之法皇

親點而彼此高僧雲遊往來者日眾華山帝永觀二年學僧齋

然至宋朝見太宗皇帝上職員令年代紀及鄭氏注孝經一卷

賜紫衣居四載召還一條帝長保四年僧寂照上表請航宋至

宋朝見真宗皇帝詔詢風土民物甚悉賜號圓通大師並紫方

袍後卒不歸楊億談苑稱寂照願遊天台詔令縣道續食三司

以黑金水瓶寄謂謂分月俸給之有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

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畧云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

日又治部卿源從英求唐經史及內外經書末云生後三條帝

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三書皆二王之迹云

延久元年僧成尋隨宋商孫忠如宋朝見神宗皇帝上銀香鑪

白琉璃等物給紫衣方袍館興國寺至白河法皇時成尋自宋

上表並有金字法華經及錦段雜貨稱宋朝所賜帝詔公卿議

琴可或曰宜金銀或曰宜蚌珠承歷元年因宋商孫忠饋絹二

百匹永五千兩於宋明州以其貢禮異諸國請自移牒報而答

其物二年孫忠齋牒至牒書賜日本國太宰府合藤原經平廷

臣會議遺宋物品四年孫忠又齋明州牒至牒曰宋國明州牒

以錦唐黃為定式疑其詐冒議不報後卒令大江匡房草

日本國廷議亦報之時通好久絕而比年忽有書信廷臣初

報牒之鳥羽帝元永元年宋商孫俊明鄭清等齋牒至畧曰矧爾

東夷之長實維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脩

方貢歸順明時隔濶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且宜敦事大

之誠云云帝下百官議卒不報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

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務棕來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

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棕來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

王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衛尉寺少卿大分書曰皇帝敬致書

書朝議欲卻之時太宗執不可卒贈報書附以彩革砂金宋濬

日本商民遭風至明州詔給口食又有行乞於臨安者詔守臣給送明州候船送還其後凡遇難民靡不贖遣而中國商之飄

至日本者亦多貧救護後鳥羽帝建久二年僧榮西還宋又齋茶種及菩

提還榮西兩至天台多齋釋書而歸其後二十年又有僧順德

帝建保二年宋陳和卿至鎌倉時源實朝為將軍和卿善造佛

像引之見實朝大喜遂定航宋之意後以船不適用而止四條

帝仁治二年榮西弟子圓爾還自宋後數年宋僧道隆復自蜀

至將軍北條時賴延禮之屢往參禪為之建寺時又有僧得陶

法而歸自榮西倡禪宗京師有圓爾鎌倉有道隆其宗日熾遂

歸亦為時賴所重大行其教其徒道蓮後嵯峨帝建長六年時

得齋陶法而還日本齋器遂行天下賴令筑紫諸司地頭曰頃歲宋船猥進港口貨物闌出自今之

後限以五艘過則毀之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來往

日密頻年上書獻物非由僧侶即出商人之手維時將軍秉政

朝野悉崇佛教而商人亦常滋事端後洽泉時宋商嘗擾後世

貨舶之限蓋自此始

後龜山帝文永五年元世祖皇帝以黑迪般宏為國信使持書

命高麗王王植嚮導迪等望海未渡植先遣其臣潘阜齋書致

太宰府時北條時宗忝惟康親王為將軍執政權得書上之書

曰朕惟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

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高麗朕東藩也

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修職貢獨至朕躬從無一介之使

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心聖人以四

海為家不相通問豈一家之理哉或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

之高麗王亦致書勸通好朝野大駭龜山帝詔參議藤原長成

草答書時宗議不可令卻還修邊防禱神社以備有變潘阜留
 五月還白狀元復遣黑迪等至高麗諭以必得日本要領為期
 植乃遣臣申思佺潘阜等再來不達六年三月黑迪等至對馬
 島請前歲報牒不答執島民二人而還世祖見之謂曰汝國朝
 貢久矣今吾欲汝國來聘非逼汝也但欲耀名耳秋八月高麗
 金有成高柔等又奉中書省牒至太宰府並還俘口亦不報七
 年元命趙良弼為秘書監充國信使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川
 以待良弼還令高麗給糧食又遣忻都史樞等論高麗曰朕通
 諭日本不謂其執迷固滯今將經
 畧勅有司發卒屯田為進取計庶免汝
 國轉運之勞仍先示招懷卿其知悉八年冬高麗復遣徐稱
 等導良弼至筑前金津島津吏望見使舟舉刃相向良弼登岸
 宣旨太宰府環以兵問來狀良弼以前書不報為不恭求國書
 盛以金櫃外施鎖良弼指之曰此書必見汝主始授不得與他

人固請之得副本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既為一家王國實
 為鄰境故嘗馳使修好疆場之吏抑而不通所獲二人已勅有
 司撫慰俾賫牒以還復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
 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是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
 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甯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
 滅林衍復舊王安集其民特合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
 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善事其或猶豫以至
 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太宰府致之鎌倉時傳聞蒙
 古強盛頗懷疑懼十一月朝廷脩熾光法祈弭禍又命藤原公
 守告難於伊勢神宮十二月太宰府送良弼於對馬良弼遣書
 狀官張鐸先歸九年張鐸率彌四郎等二十餘人如元尋遣還
 植復致書令必通好亦不報十年良弼還元具陳日本不恭狀

并及爵號州郡風俗土宜世祖怒用兵之意遂決十一年元遣鳳州經畧使忻都總管洪茶邱等發舟師萬五千人攻日本高麗以兵五千六百助戰役後更以忽敦為都元帥洪茶邱為右副元帥與高麗金方慶等以蒙古漢高麗兵二萬三千戰艦九百發合浦十月五日拔對馬十四日轉攻壹岐翌日城陷遂及肥前沿海郡邑十九日入博多明日舍舟登岸騎而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諸地還上舟會矢將盡二十日夜大風雨多觸礁遂還是役也飽彈如球聲如霹靂土人不知為何物殺掠所過得女子或以繩貫掌繫之於船云後宇多帝建治元年元復遣侍郎杜世忠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致書高麗使人導之達長門室津至太宰府府送之鎌倉北條時宗竟殺之令脩長門周防安藝備後四國海防省公私尤費調關左兵

成鎮西以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節制軍務二年勅諸僧脩熾盛光法禳兵禍也北條時宗令山陽南海嚴戍長門三年元建淮東宣慰司於揚州命沿海官司通日本商船既聞世忠等被殺復決計聲討立日本行中書省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兼立鎮邊萬戶府於金州控制之宏安二年元命湖南揚贛泉四省造戰艦六百又命塔納等如高麗益脩戰艦世祖從范文虎議先遣周福欒忠致書日本暫緩師期周福欒忠至又斬之博多四年元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茶邱等率兵壓境阿剌罕病改阿塩海代總軍事高麗亦出師助戰忻都茶邱等發合浦高麗兵借發文虎李庭等發江南將發世祖諭文虎等曰聞漢人言取人家國兩軍約會於壹岐若盡殺人民得土何用汝等其格體此意 兩軍約會於壹岐平戶等島五月二十一日忻都兵先至對馬遂進壹岐太宰府

報急於鎌倉北條時宗議遷二上皇於鎌倉而以兵嚴衛京師
二皇大駭元兵攻壹岐至太宰府所至人民竄匿聞小兒啼輒
搜捕至有先殺兒而遁者六月五日戰於志賀島遂進至宗像
洋文虎兵適會泊於能古志賀二島時元兵預期必勝多攜耕
器九國震駭關東及九國二島兵皆會太宰府先是筑前緣海
鰲石爲壘高丈餘亘十三里外面峻削不可躋攀內可俯射上
設燎望守備甚嚴然人人懲文永之役頗有難色有草野經長
者夜乘輕舸入艦陣縱火而還初元兵以鐵鎖聯舟爲營外向
列弩日本船小不能敵襲擊者率敗死相約勿離隊獨進時河
野通有獨背堤而陣率二舟冲入有所殺傷斯時日本諸道兵
皆會而元兵之在筑肥間者樓船蔽海砲聲震天諸國洶洶市
無糶米民有饑色訛言四興忽而曰蒙古由長門徑趨京師矣

忽而曰蒙古搗東海矣忽而曰九國爲蒙古所據闖入北陸矣
朝議遷二上皇於關東召兵守京後宇多帝臨神祇官親禱七
晝夜龜山上皇親詣石清水社默禱達旦又遣人往伊勢神宮
親爲禱詞願以身代國難而元將多苦航海議攻議退不輒決
高麗將金方慶力持進攻之說不聽遂移泊鷹島見山影蘸波
疑有暗礁不敢近岸會青虬見海中硫磺氣腥臊怪雲走空蓋
颶徵也文虎氣微餒擇堅艦先走六月晦日夜西北風大作明
日益甚風濤簸掀艦自相撞碎溺死無算其在鷹島者猶數
千人推張百戶爲主帥方伐木造船多爲日本所襲捕還殺之
那珂川文虎李庭船亦壞漂着鷹島收回殘卒十無二三由高
麗還初都元帥張禧與文虎庭同抵肥前禧卽捨舟壘平戶約
各艦相距五十步預避撞擊諸軍不之信逮颶作禧船獨完及

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曷若因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禧乃分船與之因得脫去時平戶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匹以濟其還八月文虎自高麗歸尙飾敗形無何敗卒于閩歸言其情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歸皆江南殘卒也是役也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文虎軍十萬歸者三入耳考元史稱得還者纔三人此蓋指文虎所率江南軍而言耳癸辛禩志云全軍十五萬歸者不能五之一此令史李順所目擊者可以為據北條時宗仍令嚴脩海防命九國將士更番戍守五年元兵官沈聰等六人由高麗脫歸高麗王暗遣使請以兵艦百五十助元再入日本遂命高麗耽羅及平樂楊隆興泉諸州造大小艦三千艘除反逆重囚外悉赦以充軍日本亦以遠江守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居姪濱統轄軍事三河守吉見賴行鎮

石見六年世祖復以阿塔海為日本行省右丞相與撒里帖木兒劉國傑募兵峙糧脩艦謀再舉御史中丞崔或吏部尙書劉宣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力諫民勞乞罷兵世祖不聽適補陀僧如智說曰彼俗尙佛臣請以佛理喻之乃俛王君治齋書隨如智行八月過黑水洋遭風而還明年復遣尙書王積翁以如智往將入境舟中有怒積翁者俱謀殺之卒不得至是歲北條時宗死子左馬權頭貞時代為執權八年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瑄海劉國傑陳巖洪茶邱督其事調江淮漕糧募習泛海水工期明春次第發會高麗合浦世祖問良弼良弼曰臣居彼歲餘覩其俗狠勇嗜殺地多山水少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海風無期禍害莫測弗擊為便日本惟康親王合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壁巖壘以備不虞雖有緩急毋得

私赴鎌倉是歲元因交趾逆命廷議先事交趾遂暫罷日本兵
伏見帝正應四年民間流言元兵將至人情恟懼京師鎌倉諸
祠眾寺咸行祈禳十餘年來祈禳蓋無虛歲所費不貲五年世
祖遣洪君祥如高麗詢用兵日本事宜王晞乃先遣其臣金有
成及郭麟齋書以往送漂民勸和好太宰府留而不遣永仁元
年帝延僧大內禳厭外患親為文以禱有曰昔年蒙古奉書還
復以兵要好興自文永及於今日將士戒嚴久累邦家延及黎
庶加之天災地旱宗社不祿賢哲不登咸余一人薄德之所致
自今以後齋宿凝神敢祈皇神冀寶祚亡搖寰宇擴清是歲鎮
西奉行北條時定死北條兼時為鎮西探題自是北條氏族更
番為探題正安元年元成宗皇帝加補陀僧一山號妙慈宏濟
大師寶詔來日本詔畧曰先帝嚮再遣使皆不果達自朕臨御

綏懷屬國薄海內外靡有遺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補陀僧一
山道行素高今附商船期以必達朕亦欲成先皇遺意也至於
敦好恤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令致
之伊豆脩禪寺後延之鎌倉遷住諸寺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命
太宰府築后若於博多海濱造兵船以嚴海防德治元年商人
至元有獻金鎧甲者尋在慶元路放火府城在天童然於時禁
不通商海船往來皆奸利小民元亦懸禁久之遂流為海寇其
後日本內亂分南北朝盜賊競起頻擾沿海郡縣至明而患益

甚
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楊載齋詔書至
太宰府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辛卯以來中原擾
擾爾時來寇山東乘元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

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濱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由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脩兵自固如必為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還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時日本懷良親王在大宰府肥後守菊池武政奉為征西將軍以抗足利氏書至大宰府不報後龜山帝建德元年明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齋詔招諭懷良親王延見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書有責其不臣語懷良曰吾國雖鄙遠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以小邦視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趙姓者誑我既而水軍十萬環列海岸賴天地之靈震雷疾風盡覆其軍自是不通中國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趙姓豈昔蒙古之裔耶亦將誑以好語而襲我也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我天子神聖文武非

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如不吾信而先殺我恐爾禍亦不旋踵且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可以蒙古之誑言襲爾者比耶於是懷良改容禮之而歸二年懷良親王遣僧祖來等九人奉表箋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七十餘口十月抵京太祖嘉之宴賚使者念其俗信佛亦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僧還齋大統麻及文綺紗羅賜懷良懷良拘而不遣遂居筑紫祖闡在筑紫二年作書寄延麻寺座主某畧曰我皇帝凡數命使於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然意在見其天皇今密遣吾二僧來上宣諭曰王國之民寇我邊疆商賈不通宜勦賊修好以循唐宋故事吾持佛戒而為帝者使即為佛使幸遵我佛不妄不盜之戒為通此意時日本南北兩止太宰府不得達命書中故云或曰當時蓋以懷良為日本王祖闡居年餘始知其非臨時制詞本非太祖所命文中二年將

軍足利義滿召祖闡入都聚徒演法人三年有僧宣聞溪等齋
 頗敬信久之日本僧海壽等隨往明書上明中書省貢馬及方物稱其大臣所遣太祖以無表命卻
 之仍賜其使者遣還天授元年征夷將軍源義滿遣僧中津妙
 佐於明大內氏久亦遣僧上表太祖以無國王命且不奉正朔
 亦卻之而賜其使者命禮官移牒責以越分私貢之非又以頻
 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二年懷良遣僧圭庭用於明太祖惡
 其不誠降詔戒諭宴資使者如制六年義滿遣使於明贈丞相
 胡惟庸書書辭倨慢太祖卻其貢遣使齋詔譙讓宏和元年義
 滿又遣使太祖不受禮官移書來責王并責征夷將軍有欲征
 之意有吾奉至尊之命移文於王王若縱民為盜不審書不達其微并觀蠶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等語書不達
 京師於是懷良親王遣僧如瑤上書稱臣而詞終不遜居遠弱之倭禍小之國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乃常欲吞滅人國臣聞天朝有攻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方倘陛
 下選股肱起精銳來侵臣境臣將掃境內以迎將軍豈肯望馬
 塵而拜乎順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於賀蘭山下聊以博
 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君亦不武設臣勝君負不免貽小邦之羞自古和為上策幸上國圖之云云太祖得書
 愠甚先是胡惟庸謀反潛遣招倭與期會未發而敗日本未知
 也復遣如瑤來且獻巨燭中藏火藥刀劍久而事發太祖命錮
 之雲南由是惡日本特甚著祖訓列不庭之國十五日本與焉
 尋命湯和巡視閩浙沿海諸城又命和築瀕海城防倭命江夏
 侯周德興於福建濱海四郡築城練兵以備寇後小松帝應永
 八年准三后源道義時義滿讓職其子削髮稱道義遣使肥富及僧祖阿於明
 上書并獻甲鎧劍馬紙髹器黃金千兩還所掠人口書稱日本
 准三后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九
 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齋詔書并班大統麻錦綺九月
 至道義處之北山館是月復遣肥富及僧中正上書畧曰日本

日本國志卷五

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露地無物不
 滋矧大聖人明並耀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
 明皇帝陛下以堯舜神聖湯武智勇啟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
 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國是以謹遣
 使某伏獻方物為此謹具表聞明年十月至南京時成祖既卽
 位遣使以登極詔諭又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
 往將行肥富等已達甯波遂稱賀卽位成祖厚禮之遣官偕其
 使還賚道義冠服龜紐金章及錦綺紗羅詔書畧曰咨汝日本
 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幾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嚮之
 速有足寢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十一年中正等還趙居任等
 隨至始傳四書集註詩集傳等書號為新注朱子之學遂顯又以此鹽糧易永樂錢數百萬貫而還道義延之
 北山館旋遣使賀冊立皇太子時對馬壹岐諸島賊掠濱海居

民成祖諭捕之明年十一月將軍義持捕奸兇二十餘人獻於
 明且脩貢成祖遣鴻臚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義滿九章冕
 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使者還至
 甯波盡置之甌蔡殺之十三年明又遣侍郎俞吉士齎國書褒
 嘉賜賚優渥頒勘合印百道限十年一貢使臣限二百員船止
 二艘禁挾帶刀鎗封肥後阿蘇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
 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安者山川之流
 峙麗於兩間而長久者賢人君子之合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
 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
 地於範圍道貫三皇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
 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
 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洪業享有福慶極所

覆載咸造在近周爰咨詢深用嘉嘆邇者對馬壹岐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迪功渠搜即敘成周之隆庸蜀羌髻微盧彭濮率遏亂畧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維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持命日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賜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義滿又遣使謝賜冕服連年往貢並獻所獲海寇使還請賜仁孝皇后所製勸善內訓二書詔給之十五年道義死十二月世子源義持遣使告喪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賜諡恭獻且致賻又遣官齋勅封義持為日本國王時山東有倭寇又諭義持捕盜義持遣使謝恩尋獻所獲盜十八年明復遣內官王進齋救褒賚

至兵庫而還先是道義死義持以臣貢為非至是阻明使不得達二十五年明遣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齋救詰海寇並責令送還所掠中國人義持遣僧等持告絕好明使至太宰府而歸二十六年明使余某復來先是有載馬匹疏黃稱人貢者實日向土豪私船也成祖以無表不受至是使其徒十六人還義持令人持漢文阻之畧曰修好通商靖邊利民非不甚願然我朝凡百聽神神所不許雖細故不敢舉行先君自承麻服雨暘不和尋罹疾疢易簣之際遺命誓神宜絕通信嚮既再申此意使今猶至殆末之通耶若夫流賊暴掠海島實通逃兇徒所為國家不與知聽上國力勦鋤之而已終義持之世絕不相通後花園帝永享四年明宣宗皇帝念日本久不貢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穀將軍源義教遣僧道淵上表乃有貢

使還先義政表曰書籍銅錢久仰上國永樂中例賜銅錢近無
 恩賚公府索然何由利民欽請周急景皇帝命給之使臣捆載
 而歸先是貢船不如永樂時定數宣德初又定約人毋過三百
 官言所貢疏黃蘇木刀扇漆器嚮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為數無
 多已獲大利今若依舊制當給錢二十萬七千銀價如之也
 大減其值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從之使臣義政聞貢使至
 請益詔增錢萬復請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
 臨清有掠居民貨事遂囚之獄尋移書朝鮮王轉請謝罪旋又
 遣使貢馬於中朝後土御門帝寬政五年義政復遣清啟等於
 中朝貢表有云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之中咫尺天顏猶如在
 輦轂之下至京隋人傷人於市憲宗皇帝命付清啟尋釋歸文
 明七年義政復遣僧妙茂等於中朝表乞銅錢書籍詔賜錢五
 萬貫暨百川學海法苑珠林等書其表曰日本國王臣源義政
 臨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
 木蟲魚遂性洪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武睿智慈仁皇家一
 統車書攸同敝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隅
 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關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
 拜方物親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
 惶誠恐頓首謹言成化十一年乙未秋八月念八日日本國王
 臣源義政謹表義政名下鈐日本國王印又別幅具開貢品咨
 禮部曰馬四疋散金鞘柄大刀二十疏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
 十塊貼金屏風一副黑漆鞘柄大刀一百把槍一百把長刀一
 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等物聖恩至重手足指感戴感戴然
 制書特頒勸合并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指感戴感戴然
 而敝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皆為盜賊所剽奪只得使者生
 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勸合請以此為照驗今後
 盜行今填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
 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又書籍焚於兵
 火又一秦也敝邑所須二物為急謹錄奏上伏望俞容書日開
 列于左方佛祖統記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教乘法數全部法
 苑珠林全部寶錄全部兔園策全部漸齋閑覽全部類說全
 部百川學海全部北堂書鈔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學菴筆記全
 部末書右咨禮部成化十一年八月念八日鈐日本國王印

十五年復乞銅錢表畧曰敝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盡公私
 偕虛何以利民今差使入朝所需在斯聖恩鴻大願賜錢一十
 萬貫則國用足矣時日本所在用兵自是不能復通而往來通

商者皆周防大內氏豐後大友氏為多明應元年將軍義植遣

僧天澤使於中朝不達考明史稱宏治五年源義高使來還至濟甯其下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

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嚴防禁十八年冬來貢時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鑄金牌勘合給之正德四年冬來貢舟止一又無表帝命所司移文答之是時日本大亂將軍遣使不達當係疏紫豪族私通不則奸民混言也後栢原帝永正

五年將軍義植令禁惡錢聽用洪武永樂宣德等銅錢破毀者

而定其價值六年足利義澄遣宋素卿於中朝素卿鄧縣朱氏所賣更姓名仕細川政元至是充賜飛魚服而還八年義植遣

使事發當死劉瑾納其金庇之

僧永壽於中朝求釋奠儀注不獲大永三年管領畠山高國遣

僧瑞佐宋素卿於中國通商抵甯波會大內義興亦遣宗設市

易爭宴席坐遂互鬪宗設殺瑞佐而逃中國因執素卿斬之事

凡市舶至則陳貨驗發以船先後至為次宴席亦如之宗設先至瑞佐爭席理屈遂行賄於市舶中官賴恩乃先瑞佐宗設怒

遂相關殺瑞佐率其徒五百人放火府解奪貨殺掠進掩素卿館追至紹興素卿匿免還過甯波大掠而歸因執素卿囚之會

朝鮮捕送其餘久之有琉球使臣鄭繩歸國中朝命傳諭日本

以擒獻宗設及被掠之人否則閉關絕貢時琉球使臣蔡瀚道

經日本將軍義晴附表求賜新勘合金印脩貢如常禮官驗其

文無印篆謂謫詐難信宜勅琉球王傳諭仍遵前命後奈良帝

天文八年將軍義晴上書於中朝義晴求勘合不許大內義隆

亦遣僧周良於中朝時華商多在周防貿易公卿僧徒文士以

四方鼎沸多避亂山口義隆又好讀書愛玩文物屢延華商盡

收古書畫名器諸玩好一時稱盛十六年義隆復遣周良往中

國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事聞朝旨勅守臣勒回明年六月

貢朱統以聞從純請不限五十人初大內氏獨有勘合迨義隆

進都例相貢舟大小以施禁令死亡於兵變通商遂絕然伊豫能島來島因島諸奸民久狃互

市之利私航不絕漢奸多為之導虜劫放火千百成群攻陷州

縣江南北浙東西所在騷擾管同時告警別有侵山東犯日照各縣者海寇巨魁汪直毛海峯陳東等皆與潛結勢益張寇皆習倭服飾旗號船幟題八幡大菩薩五字八幡者應神帝號也人呼曰八幡船宏治元年明總督楊宜遣鄭舜功至日本肥前平戶見大友義鎮詰之曰通好久矣何擾吾邊疆虔劉吾民果是賊民亟見禁戢義鎮以聞將軍義輝命諸將會議大和守三淵藤賢曰方今我國所在用兵而結怨大國甚為不便請從應安例嚴為制戢乃命能島久留島因島諸兵檢點海舟勦捕兇奸而內亂日劇卒不能制既而胡宗憲代宜為總督奏請遣使日本諭國王禁戢海寇招還奸商許立功免罪中朝許之乃遣甯波諸生蔣洲陳可願至日本可願還言抵五島遇汪直毛海峯謂日本大亂諸島不相統攝須遍諭乃禁遏及蔣洲還山口

守源義長豐後守源義鎮皆遣使謝罪送還被掠人口請頒勅合脩貢宗憲奏請禮遣其使并諭擒獻亂人及中國奸商方許通貢詔允之宗憲已計擒陳東又招誘汪直義鎮等以中國許互市遂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隨汪直來直至被擒而逾年新倭大至又寇浙東三郡尋犯福泉興漳蔓延於潮廣其後又有廣東巨寇引倭為患迭經將吏擊討久而後平倭寇之患與明相終始而自嘉靖二十六年至萬歷十六年四十年間沿海州縣被禍尤酷間巷小民至指倭相罵詈甚以噤其小兒女云今考日本是時瓜分豆剖各君其國諸國又互相攻擊日尋干戈無賴奸民以尙武好鬪之風流為盜賊殺掠為生上雖嚴禁令有不行準之今日公法實為海寇無與鄰交故節錄其大概如右不復詳載後陽成帝天正十八年關白豐臣秀吉已平定全國因朝鮮使者贈書於朝鮮王李昞曰吾邦久屬分離秀吉起於微細討逆除暴曾不數載定六十餘國夫人世年不滿百子亦安能鬱鬱

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
 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
 貴國先脩使幣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
 為我前導昞得書大愕十九年秀吉喪子悶甚一日登清水寺
 丈夫當用武海外何悒鬱為遂大會諸將曰吾藉諸君之力平
 定海內亦可以息矣特海外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今將舉內
 治委秀次而自將入朝鮮驅其兵以躡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諸
 君諸君能為我効力耶諸將相視愕眙無敢對者浮田秀家曰
 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敢異議者遂命造大艦數十艘築營於名古屋冬十二
 月頒朝鮮地圖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八道以加藤清正
 小西行長為第一二軍迭為先鋒置水軍以九鬼嘉隆等督之
 水陸凡十五萬人別有游軍六萬備應援而秀吉自以德川家
 康等畿甸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文祿元年夏秀吉率兵抵
 名古屋命浮田秀家代將秀吉初欲親往以其母憂甚乃命秀家或勸秀吉盡以善漢文者從秀吉

晒曰此行也吾欲使彼用我文耳諸軍齊會先鋒既入海是月抵釜山諸將迭
 攻朝鮮望風潰五月初陷都城督將秀家入據王京分命諸將
 圖進取王昞棄城奔平壤又奔義州清正至咸鏡道之會寧府
 執三王子肆瑾而縱王妃使逃行長追王至平壤分兵四掠朝
 鮮八道幾盡沒且暮且渡鴨綠江初秀吉聞前軍陷都城貽書秀次曰韓都已破矣子將不日入明奉饗車而西以汝為關白若韓與本國當別擇其人為主汝其知之日本稱朝鮮為韓沿三韓稱也時自韓都抵釜山烽火相望然慶尙全羅二道尚固守又恐明援軍至乃遣石田三成等三將名曰三監率游軍六萬赴援三成等至亦駐都城
 初秀吉脅琉球使供糧並遏貢舟琉球懼報之中朝兵部咨問
 朝鮮朝鮮惟辨嚮導之誣尙不知其謀已至是請援告急之使
 絡繹於道明朝得報大驚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爭命
 副總兵祖承訓渡鴨綠江赴援大戰於平壤城外承訓僅以身
 免日本馬皆鬼頭獅面明兵駭亂行長摩兵蹂之承訓兵大潰行長乃投書李昞曰王尙不導我兵耶明於我猶羊羣見

虎耳今舟師十萬將由西海至王將安之八月明朝乃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旋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時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募說客偵之得嘉興無賴沈惟敬假遊擊銜命赴軍前明年正月如松師大捷於平壤行長遁渡大同江朝鮮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復清正亦遁還王京如松乘勝趨碧蹄館敗而退師於是封貢之議起惟敬往來彌縫日本退守釜山議送回朝鮮王子大臣中朝詔留一軍防守時朝臣多言封貢非計而石星一意主款卒從經畧顧養謙封秀吉為日本王之議辰七月惟敬見行長於平壤城行長曰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屬朝鮮惟敬諾之曰待五十日還報行長馳使告秀家當是時諸道未平韓兵所在遙起謀恢復後日本拒之互有勝敗時已十月明兵已出關惟敬避應昌於途曰和將成矣應昌慮其阻士氣欲斬之未果中朝亦以倭詐未可信促應昌進兵既而行長敗渡大同江據鳳山旋回都城韓兵爭起應明軍清正懸軍在咸鏡又為宋應昌所敗秀家乃令北道諸將咸撤守來會都城如松徑趨至碧蹄館倚勝而勝不齧統敵日本拒以短兵縱橫

擊明軍大破如松遁還臨津旋還平壤秀吉聞明軍捷親渡海諸將連署止之是年癸巳三月議使七將攻晉州晉州城險兵精七將皆大敗退兵又多疫於是三監欲退守釜山或曰糧盡寧食沙都城不可棄也乃議乞援兵秀吉先令二萬赴援既無兵可徵秀吉乃嘆曰吾不幸生於小國兵力不足使我不能遂耀武入表之志奈何則制慶尙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和至韓都謂行長曰歸王子則制慶尙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帝秀吉乃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火而東仍屯於蔚山東萊間以俟秀吉令惟敬遂調秀吉於行營秀吉饗之而遣小西如安與借許還二王子大臣惟令諸將屠晉州城以償前敗惟敬既至北京明朝以倭方議和仍攻晉州疑倭諺許令舍如安於遼東明年甲午正月秀吉令獨留在韓成兵餘盡召還時明朝議久不决至十月乃召小西如安入朝既至石星優遇如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如安皆聽從神宗皇帝復見之論於左闕十二月封議定案此所云小西如安乃小西飛長侍史素為行長所親昵冒小西氏為飛驒守明史作小西飛蓋因其自書小西乃以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初明使於乙未夏發燕中朝命令駐朝鮮都日本諸將不得已撤諸戍聚釜山然將上卒不肯濟海慶長元至丙申六月諸將乃盡撤還僅留島津義宏等在釜山

年春小西行長還告和成沈惟敬隨來私齎蟒玉翼善冠地圖武經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於秀吉惟敬憾已不得與冊使思傾宗城而代之乃令人以危詞怵宗城宗城果遁還夏中朝更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朝鮮使黃慎等亦偕行秋抵伏水秀吉乃責朝鮮不獻三道不使王子來謝為欺辱拒朝鮮使不許見獨恭送方亨等九月冊使見秀吉翌日宴饗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其所賜章服既罷使者出召人讀冊文至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髻虜之封且吾而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驅明使並告朝鮮使曰若歸告而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再會於名古屋二年春秀吉以其姪秀秋為元帥居釜山總軍

務淨田秀家副之命清正行長間日互為先鋒仍分八軍正月

清正行長皆抵釜山警報達明神宗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按

問初方亨等還伴言秀吉恭順受封謝表且至別購倭璫鷲絨偽稱日本方物至是石星詰責之日倭非有他不過責朝鮮無禮耳方亨懼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

督麻貴楊鎬為經理時日本兵既絡繹入朝鮮然朝鮮亂後無

糧可因海運又艱諸將不敢進聲言獻三道如約則止王昫奔

海州日夕告急明廷臣議以割地乃沈惟敬私言萬不可許然

特緩惟敬使說日本以弭兵惟敬仍往來遺書玠檄楊元執之

自惟敬執而議和遂絕後誅之明援軍入全羅七月日本已得聞

山乘勝西進遂破南原據全州犯全慶逼王京明因二城既失

邢玠至王京專扼漢江險為守遣將分守稷山交戰互有勝敗

日本以冬寒稍收兵退釜山仍沿海連營互為聲援泗川南海

竹島梁山蔚山順天皆分將據守邢玠議專攻清正別以兵牽制行長遂以十二月萃兵蔚山遣水軍絕援既合圍斷汲道清正苦守不撓日本諸將聞蔚山急謀以兵來救三年春楊錦聞援師大至遽策馬遁諸將失統御大潰清正縱兵逐北明兵死者萬餘鎬至王京猶欲上捷贊畫丁應泰劾楊鎬等罪中朝震怒罷鎬以萬世德代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宏等十餘將餘盡召還留者分四軍秀秋居釜山清正守蔚山居右行長守順天居左義宏守泗川居前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既至與邢玠議令董一元當義宏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彼此相持劉綎欲攻順天遣使約行長曰先鋒前既與我盟吾欲親與先鋒會行長出會遇伏躍上馬奪路而去明兵又逼蔚山清正堅壁

固守立花宗茂以五百人自釜山往援途遇明兵破之又與清正夾擊麻貴大敗當是時島津父子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島津築八砦尤險者為望津前帶晉江新寨峙其後一元用茅國器謀先陷望津望津兵退守泗川一元遂悉軍渡江分取墩砦向新寨冬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城兵殊死戰會礮裂明軍亂島津父子率驍騎千餘開門直衝明軍披靡島津縱兵追擊遂大敗溯江者無數明史作石曼子即蔚山順天之明兵聞敗亦解圍去而秀吉既先於是年八月卒矣兩軍未之知也

秀吉病革召家康曰外事未竣而吾權此病若死則難作今以海內託卿又密諭秀賴曰今與明搆兵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家自古未嘗受外辱及我而辱國吾所深耻吾是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又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則遣家康家康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我也臨絕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訖而瞑先是壬辰之役秀吉問明師提大會諸將欲親往淺野少弼曰臣視殿下近狀為野狐所憑耳天下纔

定瘡痍未起乃興無名之師使我父子兄弟暴骨海外武怨嗷
 敷殿下一舉趾恐未達釜山六十州之盜賊雷動風起根本之
 地反為人所據以殿下平日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
 狐憑諺曰鼯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大怒曰孤乎
 體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拔刃欲斬之或擁之而退
 既而肥後賊起急召少弼曰吾甚慚於汝也秀吉之內國余考其
 日本論者或誇其耀武於外邦或責其賄禍於內國余考其事
 當時群雄割據類皆百戰之餘秀吉手定海內知不可以威力
 屈故與無名之師驅之海外勝則割彼膏腴廣子封上以圖自
 安不勝則死於鋒鏑不許生還亦所以自便乃先後七年既不
 獲大勝又未受巨創而悉索敵賊民困已極至既秀吉赴聞明
 於臨絕悔恨灑淚滿襟英雄末路亦可悲矣

人舉酒相賀諸將各理歸裝釜山之軍先引回對馬十一月清
 正義宏各收兵入海劉綎追圍行長清正與義宏返擊拔行長
 俱上舟陳璘以舟師邀擊之互戰各有勝敗卒脫歸是月盡達
 對馬無何諸將皆至名古屋長政三成迎勞之令解兵各就國
 德川家康與諸大老奉行論功行賞曰徵新寨一捷吾軍幾不
 振旅矣賜島津義宏以公田在薩摩者三萬石清正行長以下
 得賞各明仍留萬世德成朝鮮後三年盡撤自壬辰迄此前後

凡七年明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日本亦困累甚至秀吉死
 而禍始息後水尾帝慶長六年島津義宏奉將軍命遣島原忠
 安送被掠人二十餘口於明明厚遇之為許歲通二商船於坊
 津界商伊丹某間之遂結奸細要之疏島然明船後不果至慶長
 十一年德川秀忠為將軍禁用永樂錢猶用京錢京錢漢古雜
 時屢乞錢於中朝永樂錢銅質純良流通全國以當古雜錢
 四一貫當黃金一兩而民間往往爭取鬪訟沿用蓋二百餘年
 至是十五年將軍德川家康頒給印票於明商約互市商給
 印票始此冬十二月商人周性謁見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開
 港通商之利而中國獨不通公商遂命本多正純作書附性致
 福建總督陳子貞畧曰敝國與中華通問久矣內外史籍歷歷
 可徵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馬倥傯之際嘗一辱專价情緒不通
 來往頓絕遺憾不已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禍亂釐革前轍西南

諸番國咸來朝貢獨遺中華而不相通洵乖舊好適周某來得通問好機請自今結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歲航蕃方者遭風破船或置薪糧亦願見惠倣邑僻處海隅所謂曩爾國也中華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圖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致書皆不答十八年將軍秀忠命島津家久因琉球王尙甯致書於福建巡撫丁繼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直總兵遣人齎書請禁海寇將軍卻之寬永二年將軍復令末次正直貽書於福建總督求通商亦不得報

日本國志卷五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六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三

華夏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時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

大清龍興東土聲威所播先及暘谷莫不震聳又當德川氏執

政權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餘載彼此安和海波無警是

年八月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芝龍福建南安人先為商寓長戶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即鄭成功也既而芝龍去為海盜擁眾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還

兒與之故素與日本通往來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

忠勝等議之又下議德川三親藩頰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